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稗編

六曹

戶曹

事在周襄
卿生

史一局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
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
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鈇於胸而繩多絕輓夫
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孥人以爲苦肅
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
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當度

劉晏理財
必公絕私
利公有其
志而不得
其所以
激敗

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
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
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額領東都河南淮
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
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
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空故時轉運船繇
潤州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
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
歇艤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
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

增於此

可恨

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

度支凡江淮漕水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
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
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搯襄鄧南北漕
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
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
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岡
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
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抵
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
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

斗千錢大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
釀酒以飛龍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
吳素嫉錢穀諸使顧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
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
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
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
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
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
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納李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叅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

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居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陝號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千
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
爲入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
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
江淮巡院李吳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
米至渭橋浸減矣至吳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
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
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
城以通大舟河益痺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
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

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滂請疏

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畊關中賴其利

唐志唐漕法

太平興國初兩浙旣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元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綱發邀

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湖南諸州擇部民高貴者
部送上供物民多質賣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
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汴河挽
舟卒多饑凍太守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襖枯瘠
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斷腕
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
併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
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梟市募告者厚
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
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

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沂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

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水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請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捐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

路獨專其任。文移分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
昧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
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
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
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
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輪轉般倉。充歲計
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
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
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
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某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

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
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
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
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
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
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
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
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買
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一十
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

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
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
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
二百萬石今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
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
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
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
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爲便詔如安石議
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
豐歲則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

家資財而
失雖本豈
罪抽司

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
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
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
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
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蓋州
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
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
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
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
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爲戶
部侍郎來者劾尤時有進獄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
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以
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有自
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剝
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般余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
載之人汴以達京師侵盜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
方仲禹奏請度京楚州堰爲水降自是東南金帛茶

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舊法
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
轉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鉅斛底免侵盜乞貨之
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
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糶不代發方綱米之來
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
速禍但令供糶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發棧又鹽
法已壞廻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
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
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諱穢上言祖宗
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
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卧自其法
廢河道日益淺溢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
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真楚淮南路轉運
判官向子諤奏轉般之法爲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
糴於真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毫有麥可糴於泗坐
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
旋之宜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
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汴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
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

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稍逃散，十不存一二。春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繫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宋志

宋漕法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歷歲既久，疲三省之民，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悉爲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至元之後，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

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
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
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
竊據浙東西之地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
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
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
達識帖睦爾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大尉
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
帖木爾總督之旣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
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

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礮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塹。又一舍而後抵礮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

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卽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

元志元清法

宋季年郡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

爲雄長陰勒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
苦之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
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到沙門島又東北
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雜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
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緩則復來亡慮十
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故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
吳明越楊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
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淤江沙其長無際浮
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
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卽日來以吏部

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義民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漕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道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

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
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
黑水大洋取滄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於
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
不過旬日而已

元志朱清張瑄海運

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
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又詔賣
天下廣惠倉田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旣而章惇用事
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
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充撥於是紹聖大觀之

問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而宋業遂衰

宋志記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

朱熹社倉記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秔稷百日不秔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國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內。

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

管仲重農

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卅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

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閭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

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用九
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歲高下三分十
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
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
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
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
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
律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
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

歟。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員。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

故相壤定藉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
壤之滿補下壤之衆彰四時守諸閭閻民之不移也
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筭乘馬之數也一人廩食十人
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
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
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弊予食布帛賤則
以弊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
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
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
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

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
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
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
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
陳係累獲虜分賞而錄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
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
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
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
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反也千乘
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

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曰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

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
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
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洩也高田以時
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
置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
國而應策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
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循游人出若干幣謂隣縣曰
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隣縣
回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
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下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而止國執布於朱刑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執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被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

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穀國參分則二分在上矣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國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國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

歲非內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志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

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
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
謂藏於民諸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
齊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
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
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
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
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
下國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如
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筭而藏於幣者也以國

幣之分復布百姓四緘國穀三在上一下復筭也
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
謂奪之以會管仲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
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
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
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
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
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
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
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

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以邑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貴在上幣貴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貴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月而決國筴出於穀帙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

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
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
守天下之數也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
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
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
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壩諸侯畝種之國也晴
山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
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
侯畝種之國也故國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

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
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種之國也故粟
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鎔
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金而得俸
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
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
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
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也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乘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

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虞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於民

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穰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若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羅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羅石

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
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檀而戶籍也彼人
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桓
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
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
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
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
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
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
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

穀論

一年而藏十一年。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
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
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桓公
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
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
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
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
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
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

立賢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違君。
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
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資仲利權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稗編

六曹

戶曹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依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

寬政亦少
弊歟

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徵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馬端臨論唐和糴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報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

爲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旣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缺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特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

人十不如
見錢和糧
此今日儲
邊上所有
即指

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
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
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
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
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
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
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岢嵐火山軍閑
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
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
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

和經之
葬在此

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椿備邊
自是三路封椿所給甚廣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
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
州王韶建議以沿邊和糴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別
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焉其或僥
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韶都轉運使
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
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
虧羨爲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
絀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

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爲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二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旣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椿卽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爲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以

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
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爲
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
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爲額隨戶邑高下裁定
毋更給錢歲灾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
灾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
糧草宣和中罷畿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
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
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
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

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大月之糧，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不從。明年又慮元價錢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

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熙河財用孫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關政罪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

預給錢于
在京之民
使輸十邊

帝恠其多王安石因言依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往糴卽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卽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價詔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

皆然用俵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
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
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變轉兌
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
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
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羸定二州所糴數以
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
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
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
涇原經畧使上疏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

家爭糴卽官儲有之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
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
行之鄜延經畧使疏卽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
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
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
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
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
均糴旣而州縣以和糴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
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
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寢及於新邊鄴郭

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啟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鼎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匱乏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捐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

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卽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鄆渥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三年涇原經畧使章綬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倉廩儲蓄内外一空前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卽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

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
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內藏
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
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半
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
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
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
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
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
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

計議平今
府銀一錢
五分

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卽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陝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一討深入。比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廊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於民費。

出於縣官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州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卽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益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旣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漁池埽始盡令輸錢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

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
緡河北群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
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
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奸人情大擾於是
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
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卽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
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
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糴流離皆轉一官
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
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

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幸之，非禁科抑不得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糴錢，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江浙發

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
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
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
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
供軍餉

宋志宋和糴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
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
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器號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
必有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立行服連輅輦居玉友
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
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
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
加七三耜鐵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
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
與在焉桓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
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

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薺石也。苟有操之，不工
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
能令農母耕而食，女無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
君伐菹薪，煮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
鹽，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
鹽？」而管子對曰：「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官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
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
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民，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

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
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
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
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鉋一鎌
一鐮一椎一錘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缸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
一錐一箴一鉋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
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
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

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
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齊仲
鐵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
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
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
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蠶
鹽食鹽等名分富貴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
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

者其慮已畧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歛，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爲政，而苛歛如出一轍，異哉！馬端臨論鹽

今老馬泥
在鹽池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南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

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縣州有井四十一成州縣
州井各一果園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
眉嘉有井十三欽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盧
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
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
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
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隸杭蘇等州以鹽價市
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
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
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

法及琦爲諸州權鹽鐵使盡摧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及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楊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

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
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
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
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
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
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
闈服御軍饌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
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
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
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

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珣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後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漁陽塗淦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

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異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如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鏞奏論死如

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摧鹽使如江淮摧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摧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摧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乎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籬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

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
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
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鹽院官其後兵遍天
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
鹽三千車中官田令牧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
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
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
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
天下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
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

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是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

唐志唐鹽法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潁鹽周官所謂鹽鹽也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睿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

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十月詔罷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增緡錢十五萬康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

今世有入
中而無家
法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六

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
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券償以池鹽繇是
羽毛筋肉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
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爲
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
不行公私無利咸平四年祕書丞孫晃請令江南荆
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且
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
謂江湖官賣鹽蓋近煮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
通商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晃議遂寢至天禧初

始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
鹽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
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
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
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
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
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
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
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
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

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楚秦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
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
數與之謂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
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至慶曆二年
又詔入中陝東河東粟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
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
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
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矣京師
反爲蓄買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
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之皇祐

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
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
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
京師廼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

宋志

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洲曰海州
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權貨務六初
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
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產茶之州官
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

寺僧以茶
爲苦飲則

園戶歲課作茶輪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
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
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榷貨務鬻之民之欲茶者售於
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
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
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
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
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
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
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

云之未知
此律

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蠲之
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
及一百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爲利
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
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
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
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夥末鹽端拱二
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
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
出茶州軍官場等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

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儀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

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仁宗時交引益賤
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
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
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
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
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
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
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
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
於茶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

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
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徇日
感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
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
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捄之然
不能亡敝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
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
緡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
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
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

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辨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

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詒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弊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

誤

此弊也
輕安法

較之舊用三說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
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
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
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
功緒已見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
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
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
餘斤蓋計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
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
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

又奸人倚貼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
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真等
改制而茶法寢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
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
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
之法，每券直十萬，北市估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
萬四千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
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
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皇祐二年，三司奏散於
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錢茶直

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人中之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詔卽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

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
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析煩
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
翰林學士韓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
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輪稅
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
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
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旣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
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
擾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議執政曰茶鹽

此豈不可
通入鹽法

讓簡而易
行法要而
可守

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克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堽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臣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

繙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卽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隸之辟。議者謂權賣有定率。征稅無彙。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

宋志宋茶法